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14 杨春戏说日本人

海严笑了,也跟着笑了一下,知道杨春在编瞎话。

“……武大郎因为潘金莲而痛恨女人,下令日本女人只能在家伺候丈夫,而且要跪着伺候,以示惩罚。”

杨春瞎喷(偃师话,讲瞎话的意思)到这儿,见梅子不理他,也不顾梅子的感受,又自顾自地瞎说起来:“武大郎无疾而终。他临死之际,仍然为打不过西门庆、报不了夺妻之仇而耿耿于怀,于是留下遗训,要子孙后代找西门庆报仇雪恨。后来他的子孙们日夜操练,跑到少林寺偷学了几招功夫,为了纪念武大郎,取名‘武氏道’,后来被传成了‘武士道’。到了明朝,武大郎的后人便开始派人登上中国领土,寻找西门庆的后人报仇,被中国的英雄戚继光赶下海,那就是历史上的‘抗倭’……”

海严咳嗽两声,睁开眼说:“杨春此言差矣!”

听海严说杨春“此言差矣”,梅子赶紧接着说:“看看,海严哥都说你说错了!”

海严向梅子摆了摆手,说:“鲁迅写过一本小说,其中有个人物叫阿Q,阿Q对得不到的东西,或打不过的对手,总要想办法去诋毁,甚至污辱,以取得安慰,鲁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。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大都如此,不是去想方设法壮大自己,然后靠实力取得胜利,或

打赢对手,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悲哀。杨春胡编乱造,只是口头上出了大部分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恶气。杨春没有错,只是差,胡诌得离了谱,梅子对此应该谅解。”

梅子崇拜地看着海严,忙不迭地点头。她喜欢听海严说话的声音,看他说话的神态。

海严看着梅子点头,继续说:“日本是从哪里来的?除了当地土著人,也的确来源于中国人。中国人从亚洲大陆向日本岛的迁徙有许多次,其中徐福东渡日本是最著名的一次。秦始皇东巡至山东半岛,命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,携带大量器物、食品、农作物种子等,渡海求仙。徐福一行,抵达日本岛,遂滞留不归,华夏文明、文化与科学技术由此而植入日本,并促成日本由绳纹式文化时代进入弥生式文化时代。”

梅子听了海严的一番讲述,更加崇拜海严了,杨春对海严也刮目相看。到底留学过日本,见识委实不得了。

“日本人之所以侵略中国,我想有几点原因:一是日本人崇拜天皇,认为天皇是‘现人神’,崇尚为天皇卖命的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,认为大和民族是天神的子孙,应该统治世界。二是困兽犹斗,向外扩张是为了民族生存。日本是一个岛国,资源匮乏,如果困守孤岛就等于坐以待毙,早晚要葬身大海。三是

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强大起来,可以和西方列强抗衡,他把自己当成亚洲的盟主,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亚洲事务。四是希望中国始终软弱、分裂、军阀割据。自民国以来,中国各路军阀纷纷归顺国民政府,中共红军也被迫转移到西北地区。尤其是中国统一后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,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强大,因此在占领东北后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,以实现它征服世界的野心。”

这是极其深刻的解释。梅子、杨春,还有赵玲,张着嘴惊讶地看着海严。海严已经不是原来的海严了,赵峰也不是原来的赵峰了。失去真爱后,赵峰成了海严;得到真爱后,海严成了赵峰。他并没有真正脱离红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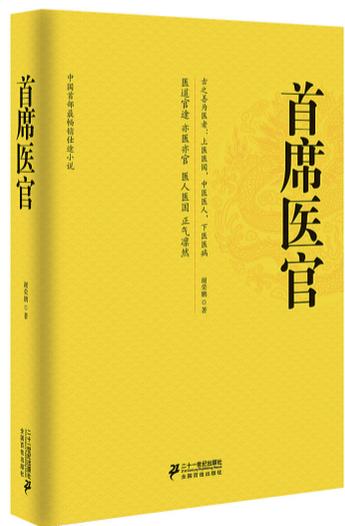
梅子沉醉了,赵玲也看到了希望,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

“海严哥,你还俗吧!”

“哥哥,你还俗吧!”

海严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,海严吐出一段经文来:“汝之命,未知若何?即命当荣显,常作落莫想;即时当顺利,常作拂逆想;即眼前足食,常作贫瘠想;即人相爱敬,常作恐惧想;即家世望重,常作卑下想;即学问颇优,常作浅陋想。”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09 独到的见解

夸奖,分明是在讽刺自己管教无方,毫无威信,以致手底下的医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

“一个实习生乱讲的话,李老千万不要当真,他怕是连辩证是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张仁杰听出了李老的不满,赶紧过来道歉。

说完,他恨恨地盯着邵海波,怒吼道:“邵海波,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,让他立刻从这里给我消失!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,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?从现在起,你也别当什么主任了,立刻到急诊室报到去!”

曾毅一听火了,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,会给师哥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

曾毅一甩肩膀,将邵海波推在一旁,回过头指着李正坤,大声质问:“为什么土壤就不能有问题?为什么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?如果他的诊断每次都正确,那让他讲一讲,他现在右手下面捂的是什么?”

李正坤的右手,此时正习惯性地又在腰间,听到这话,那条胳膊猛然一颤,然后被死死地钉在了那里,半点儿挪动不开。

医生们集体愤怒了,认为这个实习生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,非但不走,反而变本加厉,竟然敢拿手直指李主任,太放肆了。

张仁杰更是气得浑身颤抖,他跳着大吼:“你……滚出去!”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,要给年轻人讲话的机会嘛。”很奇怪的是,李正坤却朝曾毅招了招手,“年轻人,说一说你为什么认为病人的肠道会有问题?”

屋子里的人全体静了下来,没有听错吧,这个实习生明明都已经瞪鼻子上脸了,可李老的话里,非但听不出丝毫的愤怒,反而极其和蔼,这太奇怪了。

所有人的目光,开始若有若无地瞟向李老的腰间,揣测那里到底藏了什么,能让李老的态度在瞬间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

曾毅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,可能也只有李正坤本人会明白了。

谁都不会想到,李正坤的右手下面,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原本那里应该捂着的是他的右肾,因为一次误诊,李正坤将自己的右肾摘除了。

这件事情很丢面子,所以除了李正坤和那位主刀的医生外,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了,即便是李正坤的老婆,对此事也是知之不详。李正坤事后也曾认为不会再有人知道这件事了。但有一次他为某位中央首长会诊,遇到了大国手谢全章老人,谢老当时只是看了他两眼,便对他摇头:“正坤啊,你怎么如此孟浪呢?”然后给他留下一个药方。

用了这个药方后,李正坤祛掉了病根,并将身体调理痊愈。所以在听到曾毅的话时,他大吃一惊,不再因为对方只是个实习生就有丝毫的轻视。对方

能够一眼看出自己的暗疾,这至少是国手的水准了。

曾毅此时豁了出去,今天要不把冯玉琴的病治好,师哥肯定会受到牵连,师哥多年的打拼也可能就此付诸东流。

曾毅往前几步,站到了李正坤的面前:“没错,从检查的结果上,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青草都干枯死掉了。但青草为什么会枯死呢?如果是土壤早已沙化,或者正在遭受大旱大涝,那么请问,即便你重新撒下种子,青草存活概率又有多大呢?”

李正坤很难回答这个问题,相对其他方案,速效疗法成功的概率目前最大,但究竟有多大,能否就此治愈病人,他并不能保证。

“嗯,那你讲一讲,病人的肠道目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?”李正坤转移了话题,同时也想借此试探一下,看看眼前这个年轻人是真的具有和国手媲美的实力,还是只会纸上谈兵,抑或是胡言乱语,误打误撞。

“具体是什么情况,还需要进一步诊断。”曾毅从李正坤的语气中,听出对方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,心中稍定,便认真回答道:“根据初步的观察,我认为病人目前是外热内寒,体内凝聚着寒气……”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

李正坤开了口,虽然表面上他还是一副权威模样,心中早已恼怒至极。他先是被病人训斥,再被人跳出来质疑自己的诊断结论,这个人竟然还只是个实习生,这都是从未有过之事,史无前例啊,当下嘴里的话也就不怎么好听了:“小伙子勇气可嘉嘛,平时我带的那几个博士生,只会跟在屁股后面点头称好,这哪是求实的态度?看来以后在治学方面,我得向你们南江省医院学习啊。”

张仁杰的脸顿时臊得通红,这哪是